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四

左編

宗類

漢劉章

賢

歷家有天

劉章高帝子齊悼惠王肥之子哀王襄之弟也孝惠
六年襄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
子酈侯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明
年章入宿衛于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
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
年割齊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王

高后有膽
力有武后
上

顯

公

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請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后諸呂憚章。

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
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
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
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
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
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
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
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圖王固善勃請爲君將
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旣將以兵圍相
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

客

殺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
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
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喻齊王及
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
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
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
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王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
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昉以呂氏故幾亂
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
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于今見在最爲長于是大

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

漢劉德

劉德，景帝子，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河間王，修學好古。

好書與好
士相關

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二雍官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

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宜謚曰獻王。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以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

凡也

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
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
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
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
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復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
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
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
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
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于
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

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自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

觀星宿或不寤達旦元延中星勃東井蜀郡岷山崩
擁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向自
見得信于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
其言多痛切發于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
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
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
漢

晉司馬承

司馬承字敬才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孫也元帝爲晉
王承制更封爲譙王大興初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

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帝夜召承以王敦表示之曰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光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

私困蔽承躬自儉約乘葦莖車而傾心撫綏敦恐其
爲已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
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令便
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
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
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疑惑承曰吾受國恩
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悺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
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
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干
是與悺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王循衡陽太守

劉翼等共盟誓。因桓羆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榮陽。于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譚。譚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于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居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我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簡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足下若能捲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

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巧遲。足下勉之，卓軍次渚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迫，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麋承敦，旨于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

唐李石

李石，字中玉，高祖弟襄邑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畧，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

判度支文宗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薦

德劄之過

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仍領度支方是時宦寺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惡縮不得對縉紳類以爲彊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忌私宗廟神靈尤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于召請直以金吾爲衛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

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鞭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軍將出石曰。事不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伺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趨國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漢劉武

劉武以孝文二年立爲代王。孝文用賈誼策。徙武王梁。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

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
內喜。太后亦然其言。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
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
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
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分。
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
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
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于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
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
于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

警入言蹕，偃于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于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于帝，太后議格。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事秘，世莫知，廼辭歸國。

其年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于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是怨望于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兄弟得幸于上，後官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即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于貴臣，竊爲足下危之。」長君曰：「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

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于太后太后厚德君入于骨髓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詞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足矣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自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

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屈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于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比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

帝哀愍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魏曹植

曹植操子以太和間封陳思王時法制待藩國旣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初文帝時諸侯王

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侯之號，而儕于匹夫，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旣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衮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義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衮聞之大驚，懼責謂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爲益也。」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

昔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作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伐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旣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俗勢同庖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叅論之詳矣

魏曹幹

曹幹操子以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于操及不爲嗣幹母有力丕臨終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誨

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
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
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
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
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
傷害之悔耳高祖踐祚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
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
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竝
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
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

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一時皆違禁防朕
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
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
詔有司宥王之失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
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

宋劉彧篡

劉彧文帝子也初封湘東王武帝崩廢帝于業即位
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帝無戚容興宗出告人
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

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己丑太后
殂。廢帝幼而狎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戴法興
等。太后既殂。帝年漸長。遂賜法興死。尚書右僕射丹
陽尹顏師伯驕奢浮恣。爲衣冠所疾。以爲尚書左僕
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慙。
初武帝多猜忌。武帝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
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
樂酣歌。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
各不自安。于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元景以
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

朝事不與慶之參懷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元景下車受戮客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于道殺之并其六子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武帝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乃止既誅群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惟爰巧于將迎廢帝待之益厚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帝妹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

橋以絕之、慶之聞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
兄子直閣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
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
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
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
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
武公、葬禮甚厚、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
建康、拘于殿內、歐捶陵蔑、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
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文帝諸子也、皆肥壯、帝爲竹籠
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

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東海王禧
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
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坑
實以泥水裸或內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歡笑
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
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
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邁賜子勛死景雲至溢口
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
涕請討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
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

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
群公卿士、廢昏立明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
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諭之、錄事參軍陶亮首請劾
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
軍事、遣將軍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
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歛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
千人、出屯大雷、于兩岬築壘、移檄遠近、帝召諸妃主
列于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
殺妃三子、鞭江氏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
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或

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群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憚。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內監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閤人彧、左右錢籃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官人保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

矣。帝于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于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肅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彧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朱幼細、鎧主姜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

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群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于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佑曰事作矣相隨犇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之者三寂之追而殺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佞王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爲休仁就秘書省見湘東王卽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

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豫章王子尚、瑱、有兄風，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爲黃門侍郎，茂之爲

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
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進江州刺
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
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桂陽王休範
爲南徐州刺史丙寅湘東王即位大赦改元其廢帝
時昏制謬封一切刊削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爲上
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
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自得養之地兵馬大郡隨
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
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

入直閣、江州佐史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
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
次居第三、又尋陽起事、同符世祖、謂事必有成、取令
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又繕治
器甲、徵兵四方、豫州刺史袁顗至襄陽、即詐稱太后
令、使其起兵、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春正月
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
刺史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
檻、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于子勛、
子勛即位、改元義嘉、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

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兖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少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遣山陽王休佑討豫州巴陵王休若討會稽二月遣殿中御史吳喜將精兵克義興劉延熙赴水歿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孔操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喜引兵向會稽斬孔顗及操送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至建康貶松滋侯鄧琬鄒閭貪吝賣官鬻爵士民忿怨琬遣孫冲之帥薛常寶等萬人爲前鋒據赭圻冲之啟子勛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便欲公流直取白下願速遣

衆軍兼行相接、子勛乃以陶亮統五州兵合二萬人俱下、亮不敢進、屯兵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軍、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諸群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目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爲都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明日方興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湖白二城、詔以攸之督前鋒、陶亮大懼、召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守赭圻、時軍旅大起、

國用不足募民上錢救補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
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
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衆十餘萬屯鵲尾
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
叅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
顧吳喜亦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鄧琬
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勛之命徵袁顗于襄陽以爲都
督顗性恒撓在軍中不戎服談議賦詩不撫諸將劉
胡以南郡運米至就顗借米顗又不許由此大失人
心與臺軍相拒于濃湖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

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流洄湊。船必迫岸。又有潢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興世。沂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目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湊。興

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衆軍繼進，胡敗走。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闘，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攻興世，興世擊破走之。顓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艱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舸，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至貴口，不進興世，遣兵擊之，進逼胡營，胡不能制，遂遁去，顓亦竟走。」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顓至鵲頭，爲人所殺。

鄧琬憂惶無計。子勛將張悅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
伏甲帳後。以索酒爲約。琬至。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
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
活邪？」因呼酒伏發。斬琬。單舸齎首詣休仁。降蔡邕之
子道淵。繫尋陽。作部脫鎖入城。因子勛攸之。諸軍至。
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宋王爲諸王。寬和有令
譽。獨爲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
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左
右忤意。往往剗斲。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
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

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揚言落馬，賜葬如禮。既又忌寂之勇健，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荊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爲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叅軍王敬先曰：「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耶？」第使臣妾歛泣而不敢葬。平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執之以白。

宋主而誅之。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宋王亦疾嬖臣楊運長等。慮宋主晏駕，休仁秉政，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于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預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于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即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思罪引決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常痛念之。因流涕不自勝。休若至京

口聞建安王死益惡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乃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爲江州刺史手書慰勲召若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復以休範刺江州時宋主之弟俱盡惟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荅梧王立休範舉兵蕭道成擊斬之

齊蕭鸞

附諸王

明帝蕭鸞高帝兄子也封西昌侯鸞林性辯慧美容正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

懷慙鄙與左右群小共衣食曰臥起始爲南郡王從
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
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鎗鈎夜開西州
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宣師史仁祖侍書胡天
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官則其事未易若干營署爲異
人所歐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
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後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
官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于黃紙使襄盛
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其居喪憂容
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

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祝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歛始畢悉叩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于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于獄賜死冒

隆元年子良卒，爵林常慮子良有異志，及卒甚悅。建武元年，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呼鎮西叅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惟利是從，若陷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帝所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

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自山陵之後即與諸人微服奔走市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世祖取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薛林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之用爲笑樂烝于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政事大小皆決于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僕射鄒陽王鐸爲世祖所厚私謂鐸曰公聞鸞于法身鐸林小字如何鐸素和謹對曰臣鸞于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

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還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何后亦滯汙，私于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西昌侯鸞遣蕭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俄勅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衛侯蕭湛東宮直閣，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

隱爲鸞耳目，帝不知覺也。周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閤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援，以奉叔爲青州刺史。曹道剛爲中軍司馬，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勅召奉叔于省中，歐殺之。鸞旣殺奉叔，并收珍之龍駒等殺之。而尼娑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于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咨于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

謀密召諸王與義約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謀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驚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入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謀欲待二人至籍其勢力以舉事驚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謀曰廢天千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

若不就事無所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謀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于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正宜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爲手勅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閣。俄而諶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興即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

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于謀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與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旣弒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于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又廢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即帝位時年十五歲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大赦改元延興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置親黨

故用之。鸞逐高武子孫子懋等數十人自爲太傅領大將軍楊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宣城王。鸞繼謀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爲書曰可同力飲此勿豫人事。海陵在位起居飲食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公命竟不與。辛亥鸞以太后令即位降封帝爲海陵王尚書虞棕稱疾不陪位帝以棕舊人欲使參佐命使王晏以廢立事示棕棕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

議欲殺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史瞻視，因而隕之。

鄱陽王蕭鏘，高帝第七子也。明帝鎮東府，威權稍異。

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國家，言淚俱下。鏘

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于鏘，勸令入宮發兵。

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

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

門上伏，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

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

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

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入復回
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
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
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開排墻呼譟而入
家財見封籍焉

總疾議
源亦誠

桂陽王蕭鏘高帝第八子也爲中書令時鄱陽王鏘
好文章鏘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鏘清羸有冷疾常枕
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謬遇其賞與則詩
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鄱陽王見害鏘遷開
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

之計謂侍讀山陰曰吾前覲王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見即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江夏王蕭鋒高帝十一子也十歲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買圖籍葢月之間殆

不借

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于殿下猶殿下之于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

敢于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敦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五

左編

宗類

漢劉襄

惡

梁平王劉襄孝王孫共王子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于襄初孝王有罪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

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太后啼呼，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待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讐，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廼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使檢問。有之公卿治奏。

以爲不孝請誅王及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申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入城襄薨五傳至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後數復歐傷郎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

飲食報實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
立曰何能爲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
對牛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滯亂事奏立禽
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
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歐郎吏二十
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有司請誅上不忍削
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
臚由持節卽訊至移書傳相中尉元始中立坐于平
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爲庶人

徙漢中立自殺

漢劉非

江都易王劉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父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

無法

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七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而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故臣曾恭王太后聞之，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藉藉甚，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其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太后語，建大怒，繫吉。

斥之。建遊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遊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沉，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

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其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以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鰐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戴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

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當以謀反誅有詔宗
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
地入于漢爲廣陵郡絕

漢劉越

劉越以孝景中二年封廣川王詔曰廣川惠王于朕

以誣奏國除

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
即繆王齊太子也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
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
得衷中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
不服以鐵鉞鉞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

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宜泄口，復殺從婢三人，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滅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傳粉其旁，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麤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棧其陰中，割其鼻唇，斷其舌，與去共

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璧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坐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于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王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教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簷于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獨昭信兄

讀之
如此

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
飲遊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
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
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
以爲樂相彊幼繫倡闌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
本爲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烹煮即取他死
人與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
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
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

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
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
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
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剖剝人距師之
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
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
衆制曰朕不忍置王于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
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
市

漢劉旦

劉旦武帝子以元狩六年封燕王旦壯大就國爲人
辯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
致游士及衛太子敗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其宿
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
三縣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
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且得書不肯哭曰璽書
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
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
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官宮中謹言
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

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群臣，無語言，益主又不得見，甚可恠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請立武帝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監要可也且此何足彈亂。

亦不孝、無術之一、

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

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于是爲旦命令群臣，群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從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不知

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專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歐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曰：「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鉗侯、又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喜、上疏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共謀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令群臣皆裝會蓋主舍

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詔書部中
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會天子
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子建立子弟
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
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
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劍挫鋒從高皇帝翹
奮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
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
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
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

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謚曰刺王。

漢劉胥

劉胥武帝子。封廣陵王。始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文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

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

鼠晝立舞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亦魚鼠之性，甚爲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案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鷄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卽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

庶人賜謚曰厲王

漢劉宇

劉宇，宣帝子。甘露二年，立爲東平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責弗罪，傳相連坐。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上于是遣大中大夫張子矯奉璽書勅諭之，曰：「皇帝問東平王，益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于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關，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憐焉，爲王患之。朕惟

王之春秋方剛。忽于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于驕。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執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內讎。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于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

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于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貲之。後宐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慚恐。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灑心自改。詔書又勅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于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傳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

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爲家人子。埽除永巷。數笞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于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

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
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
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
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戰國從
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
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宣曰五經聖
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
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
泥皆不足留意諸益于經術者不愛于王對奏天子
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于雲嗣哀帝時無墮

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匏瓠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至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獨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懽等祠祭，詛祝上爲雲求爲天下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漢劉歆

劉歆，宣帝子也。元康三年，封爲淮陽王。母張婕妤有

寵于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爲后。久之，憊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嘗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思太子起于細微，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于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

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惟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于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詔語，盛稱譽王。因言：「當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是爲寒心。萬姓咸歸望于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于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

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騶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六將之才也。博得謁見，承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疆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濱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

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
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
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
功也駟先生畜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
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子高廼幸左顧存恤
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
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婿
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于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
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

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許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傳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遣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言猶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率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厥本，不祥自博，推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

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他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

東漢劉荆

劉荆光武子也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

爲廣陵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疆舅大鴻臚郭况書與疆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二尸伏堂者痛甚矣今新帝人之所置疆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無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疆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囚羌

驚動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

東漢劉英

劉英、光武子也。建武十七年、封爲楚王。詔告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分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

非帝論

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于涇封燕廣爲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爲其子賞求

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吏駟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

漢劉渙

劉渙。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

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謀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士鎮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

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復遣喪之長安葬由是怨望稱疾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可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得無賤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它郡

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于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廼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

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好兵。于是廼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王猶恐其不果。廼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

皆許諾。諸侯既新削伐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敝國雖狹，地方三

二通越
皆漢
業疎也

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恐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

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
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
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
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
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
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
賜封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
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
有，非必取于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

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
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
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
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袁盎
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
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其誅錯
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
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以盎爲泰
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輔親戚使
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

之劑
實足對病
之劑

王拜受詔。吳王聞益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益，留軍中，欲劫使將。益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益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榮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榮陽，榮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

其極破吳必矣。條侯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以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

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
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乃上謁說王曰願請王一漢
節必有以報王廼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
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
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
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
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賊陽中尉軍聞
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其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雍
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于是天子制詔將軍

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
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
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邛等令奉其先王宗
廟爲漢蕃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
年有司數請澣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
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
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切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
掘其丘壟甚爲虐暴而邛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
反虜者深入多斬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
殺無有所置敢議有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
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
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
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慰條侯于上上使人告
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
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願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
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
振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

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餓死叛散于是吳王乃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鏖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可襲願收土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

卒皆以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顏當遺王書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邛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八編類纂